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辽中地区抗日义勇军组织始末

中共辽中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辽中地区抗日义勇军组织始末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灭亡中国、独占亚洲、称霸全球的野心。于一九三一年在沈阳发动了炮击北大营的“九·一八”事件。驻沈阳东北军奉蒋介石“绝对不准抵抗”的密令，退入关内。不久，日寇便侵占了东北三省。从此，东北三千万同胞陷入了殖民地的苦海深渊之中。“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全国各族人民、爱国人士、海外侨胞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集聚于北平的东北各界爱国人士，群情激愤，在“驱逐日本侵略军，收复失地”的强烈爱国思想指导下，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在北平的奉天会馆院内召开了有四百余人参加的抗日救国的动员大会。会上决定由东北人自己成立一个抗日组织，取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这个组织成立后，立即开展抗日宣传，唤起东北人民抗日，并组织民众抗日武装斗争。此后不久，东北各地民众高树义帜，抗日义勇军组织相继蓬勃兴起。辽中地区抗日义勇军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北平“救国会”的积极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年多的艰苦卓绝地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辽中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侵略军兵不血刃，很快占据了辽中全境。

辽中沦陷之后，原辽中县政府的官吏，逃离多梓者有之，身居县城不到机关视事者亦有之，县长徐维淮抱病离职。辽宁省政府（已迁至锦州）派来辽中任县长的李明岩，也因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和地方现状难于维持，到任不数日而离去。境内处于无政府状态。县南各地土匪乘机蜂起，组成帮派繁多的绺子。

当时朱家房子一带士绅，为了防止土匪的骚扰，保卫富有者的安全，发动富裕阶层，有人的出人，有枪马的出枪马。时有高家窝棚“零集银行”的行主李景方首倡组织乡团，参加者约有百余人。此外，还有半农半兵无统一组织，有事则聚，无事务农的散在各地方的乡团两千余人，其所耗费用，均按地亩摊款。乡团的任务是防止土匪抢劫，维护地方秩序。

当时，县南有大小匪帮一〇八股，经过兼并，势力最大的当推吴三胜和朱青山两股。他们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攻克台安县城后，又退到辽中县南地区。李景方慑于匪势，投靠吴三胜后，于一九三二年春与伪满县警察大队作战中被击毙。此时，吴三胜和朱青山两股土匪联合组成了“南大团”。“南大团”虽系乌合之众，但其中确有很多贫民大众胁从以图生计，歧途误入，均系良民，境遇可哀，并非生

来贼骨”《李魁恩等人请招降匪首董乐山、王海山、王伦》一文载）。可见，这些匪徒虽有扰害社会秩序的一面，但又有反抗黑暗的一面。

在原县政府已经解体，伪县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由原县长徐维淮（实际上早已逃离辽中）为首的旧官僚士绅，包括苏士达、张避尘、裴凤藻、金良傅等人主持，成立了辽中县保安委员会。同时成立了县北地方保安委员会，县东地方保安委员会简称北大会。会址设在冷子堡，会长、副会长分别由张避尘、苏士达兼任，管辖冷子堡、杨士岗、新民屯、茨榆坨以及卡力马等地区。北大会把管辖内的乡团组织起来，又聚集各富裕民户枪、马，组成五、六百人的自卫团，任命曹喜斌（曹家屯人）为团长。他们名义上是维持地方治安，实则维护县北地主老财的权益。

当时辽中县城由伪警察大队首领刘海澄所属二百余人口据。他们是一支介于南大团、北大会两者之间较有实力的伪地方武装。当时有一首民谣：“南大团、北大会，中间夹个公安队，县长徐维淮，急的掉眼泪”。这首民谣概括了当时辽中境内的形势。这样辽中就形成了南大团、北大会、公安队互相对峙的局面。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委王化一（于家房西岗子村人）曾派人到盖山同土匪头目老北风（张海天，1890年7月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九台村，今属台安县高力房乡）联系榷商后，将老北风匪绺编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任命张海天为旅长。月余，东北民众抗日救

国会又派金大寿到辽中县朱家房地区同匪首朱青山联系。榷商后，将朱青山匪部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第三团，任命朱青山为团长，隶属张海天部。

二 抗日义勇军组织建设及其主要战绩

(一) 组织概况和活动区域

辽中地区抗日义勇军队伍，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组建，到一九三二年冬解体。

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司令李纯华，纵队旅长张海天（嗜鸦片，力主抗日，一九三三年春在北平死于烟毒）。这个抗日部队以韭菜台、九台子为中心，活动在东至海城，西至盘山、台安一带。该旅近万人，分三个团，第一团团长项忠义，号“青山”，旧军人出身，对敌斗争勇敢，攻克盘山后，当了二十几天盘山县长。一九三三年在石家庄被火车碰死。这个团所属七千多人，活动于盘山、沙岭一带。第二团长吴宝丰，绰号“三胜”，贯匪出身，开始力主抗日，后被日寇诱降，一九三三年春被日寇电死在奉天。这个团在辽阳的唐马寨、刘二堡、辽中、台安、海城一带活动，所部三千余人。注：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张海天旅第一、二团多在外县活动，营、连级成员不详。第三团长朱长兴，绰号“青山”，土匪出身，辽中县朱家房子村人，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病死于家中。该团所部七八百人，以朱家房子为据点，活动于朱家房、达牛堡、小北河、于家

房和唐马寨西部等地区。这支队伍纪律较严，不抢不夺，靠按地亩数捐款，维持给养，保护地方，抗击日军。第三团副团长曾学礼，辽阳县三道龙湾人。团部参谋张德、金大寿。

该团第一营：营长于永江 号双江

一连 连长王福x，号世界好

二连 连长付玉山

三连 连长吴子恒

第二营：营长白乃武 号白中华

一连 连长朱长柱 辽中县朱家房子人

二连 连长韩x x

三连 连长许达山，辽中县许家窝棚人

第三营：营长朱长甲，号黑林，辽中县朱家房人

一连 连长朱余山，辽中县朱家房子人

二连 连长朱长风，辽中县朱家房子人

三连 连长崔兆丰，辽中县吉庆台人

（二）几次主要战斗

辽中地区抗日义勇军，活动于辽河两岸，曾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声震辽、台、盘地区。

一九三二年春，朱青山这支抗日队伍，力量雄厚，声势较大，屡次向伪“辽中县公署”及伪军警所在地发动武装进攻，严重打击立足

未稳的日伪军政人员。日伪官吏惶恐不安，连连向伪奉天公署发信息急告，请求救兵。伪辽中县长徐维淮（“九一八”前的辽中县长，日伪时期留用），在给奉天省长一次急电写道，“刻闻匪匪（指抗日义勇军）正在县南高家窝棚一带活动……。仰恳迅饬王旅长兼程并进，早日到达，俾谋彻底解决之策，而免之蔓延滋图。待救情殷，临电迫切”。“奉天省长接电后，立即命奉天警备司令部迅电王旅长派出队伍，星夜驰援”。由此可见，这支抗日队伍，已成为严重威慑敌人的劲旅。

日伪在武装“剿匪”屡告失败后，又企图以金钱收买抗日义勇军。据伪辽中县公署大同元年九月十五日匪情报告中载，“目下匪首朱青山占五区朱家房子、头道沟等处，倘如此放任，秋收无望，故推裴（季升）方（瀛洲）二人为代表，赴各匪区交涉，以每垧地捐现洋一元，未占据地区纳费半额为条件，以免妨碍秋收”。抗日义勇军不但无为所动，而且还向日本侵略军发动新的攻势，继续痛击敌人。

一九三二年春，朱青山率领二百余人，偷袭驻扎在辽阳地区唐马寨村的日军，打死打伤日本侵略军二十多人，并缴获部分军需物资。二十多天后，朱青山又派兵出击，由于日军早有戒备，战况不佳，朱率部退离战场。

一九三二年三月，朱青山率领三百多人，分四路同时攻打肖寨门、年家屯、沙沟子、勾家屯等四个村的伪乡团。由于兵力分散，战前缺乏周密计划而未果。随之，他集中四路兵力攻打辽中县城，队伍集结

在东门外，向城内猛烈开火。激战两小时，因城内日伪军防守严密，
凭坚固抵抗，未得攻取，遂向县南退却。

同年五月二十六日，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旅长张海天，率第一第二两个团的兵力，袭击辽中县，占领了老观坨、六间房村。六月二十九日他又率二千余人，攻克台安县城，砸开监狱，解救被关押的抗日爱国志士，并纵火烧毁伪县公署文书档案，缴获敌伪物资和现款，然后撤走。七月十九日张海天率部再次攻打台安县城，伪军营长周东升在顽抗中身负重伤，遂率残部败退城外，逃至新开河苏家沟一带。义勇军从西门攻入，占领了伪县公署、财务局等处，翌日转移。

一九三二年冬，第三团长朱青山与第二团长吴三胜互相配合，经常出没辽阳西部和鞍山、海城北部，伺机歼击日伪军。十一月份一天的傍晚，他们以两个团的兵力，从辽阳的南郊场出发进攻辽阳市陈安卜的日伪军，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激烈的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中午时，敌溃不成军，伤亡惨重，抱头逃遁。我义勇军以伤亡两名战士（肖玉明，肖兰坨村人；高星华，高家窝棚人）的代价，取得了胜利，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军马十余匹，以及食品、服装、弹药若干。日军遭到惨败，派飞机前来狂轰滥炸时，他们已率部队安全转移。数日后，他们又在辽阳界的付家窝棚一带与日伪军接火。战斗未几，青山见敌来势凶猛，敌众我寡，遂率部撤退，抢渡太子河。当敌人追近时，青山已亲自掌舵，从容自若，飞快的到达彼岸。部分战士泅渡时，因不习水性，牺牲十余名。

义勇军与日本侵略军多次交锋，虽胜负互见，但由于义勇军据义兴师，奋勇善战，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使敌陷入风声鹤唳、四面楚歌的困境。

（三）义勇军的组织成份

义勇军官兵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原地方保甲武装，旧军人和匪徒。这部分人中，既有惯匪，旧官吏，又有游民、流民。他们对于抗日，多半持观望态度。另一部分是农村基本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力主抗日，是义勇军最有生气的中坚力量。

（四）军纪风纪

辽中地区的义勇军，纪律比较严明，曾数次出“安民告示”，声明本军不抢劫财物，不打骂群众，鸡犬不惊，并主张济困扶贫。同时，对所属官兵管教较严，定约法三章：一、不动群众一针一线；二、不准强奸妇女；三、不准骚扰百姓，违者以军法论处。当团长朱青山得知连长朱长甲效法腐宦，想讨妾时，十分气愤，给予了严厉斥责，并重申：在军内不论官兵，绝不准有二妻，应视妇女为姐妹，待之以礼。由于军纪严明，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战斗力。

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报道，张海天率领的起义军“械弹充实，装备完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义勇军所到之处，老百姓都争着为他们站岗、放哨、喂马、洗衣服。他们深受群众爱戴。

（五）武器装备

义勇军的武器装备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土到洋，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官兵参加队伍时带来的。

(2)从地主老财处收缴上来的。

(3)作战时缴获敌人的。这是装备的主要来源。

(4)设厂自制。张海天、朱青山、吴三胜曾先后在台安县的高力房、徐坨子、辽阳八区等地，因陋就简，开设四个小型兵器修造所，共有二百多工人。除负责修理武器外，还用麻秸、旧棉花、硝酸和硫黄制造土子弹，有力地解决弹械缺乏问题。一九三二年，吴三胜又在辽阳市骆驼背成立个小型兵工厂，招收由沈阳兵工厂逃出的技术工人十多名，制造手榴弹、子弹和修理枪械。爱国工人还制造出四门“老母猪炮”。这种炮用马车载运，破城攻坚，威力甚大，敌人视之如虎。

(5)服装标志。服装无统一规定，只要求短衣紧裤，便于作战。官兵都配戴红色的袖标，上面印着“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团”的字样。

(六) 经费与军需物资来源

(1)救国会按期拨给一小部分。

(2)是在驻地按地亩数摊派一部分粮款。

(3)从商号、富户那里强征一部分现款。

三、抗日义勇军解体的主要原因

辽中地区抗日义勇军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兴起，到一九三二年冬解体，历时年余。虽其抗日，战绩显赫，威震遐迩，但终于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敌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这一重要的客观因素外，义勇军组织内部的缺点、错误和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不能不说这是导致该军瓦解的内在因素。

义勇军是在日寇入侵，民族多难的形势下，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其官兵成分比较复杂，以及入伍动机不纯，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缺乏抗日策略、抗日前途、民族矛盾、爱国主义和部队纪律等教育，不懂得群众路线，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武器装备不足，个别人投敌变节。第二团团长吴三胜，于一九三二年在鞍山投降日本侵略军之后，又勾结伪公安大队长刘海澄夹攻我义勇军朱青山部，致朱部因寡不敌众而解体。

抗日义勇军兴起以来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组织路线、思想路线，这是溃散解体的根本原因。

辽中地区抗日义勇军团长—朱青山

朱青山，原名朱长兴，字萬康，号青山。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六日生于辽中县朱家房子村一个农民家庭。幼时读过六年私塾，成年务农兼营商业或外出做工。

朱青山，不仅性情爽朗，刚直不阿，广交泛结，素重感情，且胆大心细，富深谋远虑。这一性格特征是他后来所以能弃暗投明，并在民族解放史上写上光辉一页的重要基础。

一、官逼匪迫、误入歧途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三十二岁的朱青山在鞍山做工。一天去岳州庙进香，经挚友介绍认识了倒卖军火的日本商人难波文雄。这个日本军火商号设在鞍山，属于不公开的门市。日商托朱青山卖枪，朱一口答应，当即从难波文雄手中赊出手枪一箱（100支），卖出后，又赊了匣子一箱。这两次货款多半朱付。所赊枪支尽转赊给地主、富商。秋后，他又到日本人难波文雄那里骗出一支手枪。第二天，难波文雄来朱家房子找朱青山要钱，可是朱早已溜之大吉。日商在朱家房子住两宿未见人，返回鞍山。以后，日商通过日驻奉天领事馆照会辽宁省政府查办此事，通缉下令。此时，匪首“大山字”（许达山，许家村人），闻知朱青山有枪，便强迫朱交出枪支。官逼匪压，朱青山无奈携田少武、三省（王双来）、柱山（朱长柱）等人当了土匪。

初期，活动在辽河西，拦路抢劫，打家劫舍，坐地分赃。以后又到台安、大虎山一带活动。

第二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土匪蜂起。朱青山等乘社会动乱之机，大肆扩张，积极与高潘林、许达山、马守山、曾喜斌、朱长柱、白中华、于永江等人联合，并以这些人为骨干，壮大队伍，壮大力量。一些贫困人家子弟为了混碗饭吃也纷纷来归。后来有枪有马的粮户人家的青壮年，如朱家房村腰路子的李永远、李永兴、李永久等人，为了保住自家的枪马和财产也积极加入帮伙。绺子多了，名声大了，一些小股土匪也投靠入伙（如于家房的“双龙”）。截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末，共收纳辽中县南小股土匪一〇八伙，聚众达千人之多，但枪、马甚少。当时人们把这些少枪缺马的队伍叫做“吃大片肉”、“拍巴掌”的。朱青山为了夺取枪马充实力量，联合吴三胜、李仁义、周东升、于双江等帮伙，密谋攻打台安。事前曾在荒地里开会研究部署。众志成城，一举攻破台安县城，缴获许多枪支、弹药、马匹及其它财物，武装了队伍。以后，又打新开河、西佛牛、达牛堡子。达牛堡子当时系辽中地面，属重镇，驻扎一支人员多，装备好的伪公安队。镇内围城高而坚，易守难攻。朱青山率队攻打数小时未打开。力敌不成，智取后通过里勾外联，终于攻克了这座镇。之后，朱青山就与吴三胜、李仁义拜把子，结成盟兄弟。朱青山排行老大，吴三胜、李仁义依次称弟，关系甚笃。三足鼎立，遇事互

相借助，使一些小股土匪望而生畏。

自从打开台安城、新开河、达牛堡几个重镇后，朱青山队伍声势大震，活动于朱家房子一带，对地方秩序极力维护，秋毫无犯。当地老百姓甚至豪绅、粮户也积极拥戴，乡绅、富户还主动为其筹措粮饷。

二、立地成佛，高举义旗

朱青山目睹日本侵略者罪行，胸中燃起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响亮提出“保境安民”，“抗击日本”的口号，一时影响甚大。

一九三二年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设在北平，派人与朱青山联系，并任命朱青山为辽南抗日义勇军（注：亦称抗日救国军，下同）第七路军第一纵队张海天（老北风）旅第三团团长，亦称“统带”，并发给用白绸写的任命状，加盖刻有“抗日联军救国军”字样的红印章。（伪满时期朱青山搬家时被其儿子朱连平将任命状烧毁）朱青山这个团组建后，驻辽中县朱家房和小北河（现属辽中县）以及辽阳、唐马寨一带，所需粮饷按土地摊派。境内民安于业，匪盗敛迹。外区财主、富户有的为求安全也纷纷前来“避风”。

一九三二年春至隆冬，朱青山曾在唐马寨等地数次狙击伪军和日本守备队，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

同年春，在辽阳一带与兵员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旧伪军作战，寡不敌众，青山败退。日寇追至太子河边，青山已率队登船，并亲自掌舵，从容自若，安全渡过彼岸。

同年春末夏初，青山率三百多人，分四路同时攻打肖寨门、年家屯、勾家屯、沙沟子等四个村子。由于兵力分散，均未打开。战士李永兴、石双武负伤。随后向辽中迁洄，攻打县城。兵力集中在东门石桥，向城内猛烈开火。由于日伪军防守严密，据坚顽抗，不易攻打。青山率队向县南转移。

是年隆冬，青山联合驻辽阳刘二堡的吴三胜（吴当时为抗日救国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张海天旅第二团长）经常在辽阳西部、鞍山、海城北部与日军作战。在攻打陈安堡的战斗中，持续了一宿半天。经数次攻坚，终于击败日军，缴获一些枪、马、财物。敌我双方刚停火，日寇飞机又前来轰炸。青山率部转移。

一九三二年末，吴三胜率众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刘二堡一带成立“大练”，从此竭力效忠日寇，为日本侵略军招降纳叛，扩充敌军实力；另一方面，还派人劝青山投降。青山不为所动，气得暴跳如雷，拍着胸脯说：“中国人得有骨气，头磕在鬼子脚下，算他妈啥中国人！”吴三胜见劝降不成，顿生毒计，适三胜打北大会受轻伤，到五里槽子休养。他便派人去请青山到五里槽子探望他，并佯称：“非常想念朱大哥”，蓄意加害。青山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但想起过去的感情，想到“义气”，又不能不去。行前做了充分准备：选剽悍随员，各携双套武器。第二天，带朱长板、朱明清、朱长甲等七人，赶赴五里槽子探望吴三胜。进屋后根据~~预定~~计划，四名战士分坐四个墙角。朱长甲

在室内游动监视。外面还有两个游动哨，均荷枪实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青山在炕沿上和三胜对坐，突然三胜部下从窗棂亮出枪口，气势凶恶。三胜并未下令开枪。青山皱了皱眉头，用冷漠的神情看了三胜一眼，感觉“哥们儿不够意思”，哼了一声带着弟兄离开五里槽子。青山走后，三胜的部下问：“您为啥不下令开枪？”三胜说：“下令连我的命都没有了。”此次谋害未遂，吴三胜并不死心。一九三二年冬，派出一支队伍，偷偷地摸到田家房子北地，缴了青山一个分队的武器遁去。

前此，一九三二年八月间，于芷山派人到辽、台一带收降，通知青山到台安开会，并扬言将青山队伍编为一个正规营，委青山为营长。可是青山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一九三二年春季的一天，于芷山的二太太，由奉天回老家三界泡，路经朱家房，并在这里住了一宿。许多人都劝青山认为干妈，以求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但朱青山本来就是“硬骨头”，既不会“趋炎附势”，又不想“认贼作父”，根本没理这个“茬”儿。

处境困困，旗倒兵散

一九三三年冬，伪满洲国各级政权已基本建立就绪，视朱青山为“眼中钉”，“肉中刺”。辽中县伪警察局长刘海澄（刘大瘸子）联合抗日汉奸吴三胜，攻打朱家房子，包围青山队伍。刘大瘸子率部进村后，烧了朱绍卿的五间大瓦房。青山在强大敌人夹击下，被迫退却。